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二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磁州牧西郭萬君墓表

萬氏於明爲世將而自鹿園先生以後又克以講學世其家乙酉以後喪其世將之職顧益講學從梨洲黃子遊爲當世魁儒所稱公擇充宗季野三先生者也三先生有從子曰言以古文著所稱管村先生者則西郭之父也西郭家門既盛而又爲梨洲女孫壻肩隨諸老少涵濡于問學耳聞目見總非凡近故西郭之少也進則

思爲學者退亦思爲文人儒林藝苑以爲平行可造而
不知其厄于遇也管村自修明史忤貴臣出令五河罷
官論死于是西郭狂走數千里告急于父之諸執友得
金論贖又爲惡少所賺以去裒集再三始得贖其父以
歸江湖之間遂有萬孝子之目然其生平所自許則荒
矣家無一隴之植奔走衣食且不給年過五十困甚會
有薦舉之例浙之大吏以之充賦其老友鄭義門止之
曰西郭欲行道耶恐今之世未易言也若但以博祿耶
且媿其家聲矣況西郭恭若一生其資于有力者不少
一旦得官不荅則負恩欲答則力必不副進退失據不

特無以報國也于是西郭辭檄不得竟入京忽沐殊恩用爲直隸磁州牧慼激流涕思爲桑榆之補以循吏少展其志力然而年且六十髩華亦既衰矣涖事三年大吏奏課以最入覲天子將用爲方面西郭固辭乃命之回任故人索逋者未能一副紛綸嗟怨而其子死其孫又死其妻黃宜人亦死臯某之聲旁午相接西郭亦遂灰心喪氣咄咄不自得以發其所開雕管村文集尚未畢也嗚呼方西郭下帷自負不下于古人充其才氣亦可以有所就乃竟百不一遂坎壈於患難之中以消其壯盛之意氣老得

一官亦或可以稍自表見而死喪乘之是則天之所以阨之者甚矣西郭諱承勳字開遠生于康熙庚戌某月日卒于雍正某年月日子一敷前先卒以其從孫存茲爲後所著有冰雪詩集六卷西郭之未通籍也查田先生盛許其詩曰孟郊之流也西郭耻以詩人自域掉頭不荅晚而自哂曰我并不復能唱渭城矣又十年其壻張生之祜請予表其墓西郭年長于予且倍而以中表通家兄弟之誼推轂于予甚至嘗曰後乎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嗚呼予之濩落而無成愧負西郭期許之意而轉以惜西郭之浪博一官齎志長逝也蓋嘗

與義門言之至于流蕩故身後之文無諱詞無溢詞是爲表

黃丈肖堂墓版文

予家與黃氏通家凡八世方致齋宗伯以陽明之學講于里門先司空公往復最密已而宗伯之從子觀察重以婚姻故隨州爲司空門壻自是以還兩家後人往還世好不替甬上歲時最重先世影堂之禮每春初諸黃必過吾家拜先司空以下數世影堂吾家亦往拜答因而剪韭高會三十年以來甬上之巨室淪落且盡兩家亦禮廢不復舉其猶行之者吾家惟先君黃氏惟肖堂先生先君下世七年肖堂隨之黃氏之世好絕矣先生少負高才下筆爲詩古文辭吐棄一切恣其所見嘐嘐

出之不知者聞其議論掉耳而走蓋古之所謂狂者也所讀書丹黃不一過直筆不肯唯阿少與先君同學先君以愛弟視之及予長先生亦極愛予有所作輒見過目以待賢父子論定之然先生彈駁古人往往已甚而所苦未能遍讀天下之書故或有古人已早及之而先生尚以為自得之說者亦或古人行事別有本末先生未及平反遽欲登爰書者亦有古人未定之說而先生誤據以為言者予叨先生忘分忘年之契時或指點及之先生初或愕然不遽信既而未嘗不渙然莫逆也然先生所見到處亦自不磨嘗與予讀明夷待訪錄曰是

經世之文也然而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胸中者則麥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予瞿然下拜曰是言也南雷之忠臣而天下萬世綱常之所寄也蓋先生之議論足以砭切古人有如此者先生諱之傳字築隱一字肯堂於隨州爲元孫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老而無子故惑於堪輿之言遷先兆以求子予諫之不得晚舉一子又殤可謂窮矣族人葬之先塋之次念先生在日里巷中夏課之徒無知先生者況身後乎今而後不特肯

堂遺書不復可問并致齋以來之學統一旦墜地巢翠之燕升座之鱣相率消沉其能無泫然流涕也

郭芥子墓志銘

甬上向多醇心舊德之士以予所聞於前哲星火之交則有若汪先生泡園其後有林先生西明邵先生雲客葢東京黃叔度之流也而予皆以晩出不得見近始有郭先生芥子庶幾汪林之儔顧先生教授里中五六十年世但以爲制舉之師而不知其爲人師也葢游其門者之負所教也甚矣先生下世其二子乞銘于予亦安敢辭先生諱永麟字芥子先世故滁人以勛籍世襲于鄞遂爲寧波衞人至崇禎中先生之大父振培始以孝廉起家乙酉丙戌閒嘗以監察御史仕閩死于兵自是

遂爲鄞人先生精湛理學貫穿儒先之言而絕口未嘗講學上下古今詩古文家皆能別白其源流門戶而不輕下筆與人角藝粥粥若無能者故戶外之屨恒滿而不知其中深藏不可窮其發奥每登講席未嘗不發其端而夏課之徒不特無中道之從亦幷少三隅之反則帖括之陷人深也顧尤有不可及者同里史雪汀卜涓之士也先生與之厚會其婚而以非罪之縲絏訟繫于官先生代爲之受禁于吏者浹旬事解乃去然雪汀骯髒易與友朋乖迕卒以弓影之疑告絕于先生自是道中相見不復揖先生之弟子憤甚先生怡然不以介意

故先生與雪汀居僅隔一湖水而三十年不通聞問或有及其事者先生輒以他語亂之乃雪汀卒亦自悔及先生卒扶杖過臨其喪撫棺長慟而去嗚呼交道之難自古而然凶終隙末雖求易以善處也先生不大聲色以太和消其拂戾卒使倔強俱融此豈大白賊林之戈不戰而屈然後知道德之足以勝意氣也先生于予爲前輩顧有忘年之契嘗謂人曰謝山今之行秘監也一代文獻之傳其在是乎賀季眞祠落成予漫題數語于柱先生過予一一訪其所出記之置于袖中而去盡其嗜學如此素無宦情故以公車待詔南宮者一度不復

再赴雅信堪輿之學窮冬行雪霰中長夏褦襶烈日下以探流泉夕陽之說予嘗援張宣公呂成公諸緒論以明其不然因言朱子所爲亦有不可以訓後世者先生笑而不答也享年八十有三生于康熙辛亥三月二十日卒於乾隆癸酉九月廿三日娶章氏王氏葬于桓谿佈蘭山之南麓子二長曰景行舉人次景兆諸生其銘曰

是爲有道先生之幽宮手栽宰木亦已鬱鬱

陳南臯墓誌銘

梨洲先生講學甬上諸高弟皆帥其子姓以從漢人所謂門生者也相去七十餘年諸高弟固無存者其門生一輩亦零落且盡獨有鄭南谿陳南臯二人今亦相繼下世證人書院之耆舊不可見矣近日後生年少漸不知高會之規矩皆由於淵源之失墜良可慨也南臯諱汝登字山學其先世出自后岡先生南臯爲太史怡庭先生之從子大理心齋先生之從弟其爲人粹然坦然望而知其爲君子生而爲怡庭所愛故心齋待之如同產心齋之貴也力踐古人大功同財之義一切委南臯

所用不問多寡而南阜爲於友朋之誼見有高才而力不自贍者傾筐倒庋以濟之甚至展轉乞貸以徇之于是士將之心齋者必先之南阜顧蹭蹬不遇心齋卒南阜驟困乏故人嚮昔有賴南阜之力以養父母以畜妻子以遠患難至是晚而宦達任其三旬九食漠然如路人是則予最所髮指者而南阜亦未嘗形之詞色也予于南阜爲忘年之契南阜謂予曰吾交遊多矣其足以接武前輩而無愧者莫若予頗惜前輩如東海諸公不及見子而使子衣食奔走以不得遂于學及予罷官歸南阜日益老益貧予將時爲謀之有力者稍資其朝夕

之需然世路局促不能讎應也南皐謂人曰吾垂老交謝山以爲六十年中畏友所未有豈知其所以待我者亦六十年來所未有乎予續甬上耆舊詩南皐不惜老眼校讎兀兀及爲心齋墓碑欣然謝曰吾乃有以報吾兄矣予偶有所作南皐未嘗不知也予援遺山谿南詩老之例以推南皐則遜謝不皇蓋其謙也今春病不可支予適有邦上之役舟行迂道過之而後出郭南皐握手而泣曰自分不得再相見然予不死于子里居之日而死于子客遊之日其命也夫予爲之流涕及吳而赴至矣南皐最醞藉閨門之內雅多樂事畫紙敲鍼至老

如一日尤善觴政酒闌燈灺頹然白髮神明不衰故雖其暮景之濩落有他人所不堪而疇昔之風流固自若初南皐聽講于黃氏有證人講義後聽於萬季埜先生之門有續證人講錄又有竹湖月知錄及二山老人集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三娶皆李氏子本天葬于某鄉之某原其子奉遺書以求志不洪予文聊以補素車白馬之恨而已爲之銘曰

以義落其家以道樂其天古心篤行不愧爲證人高弟之嫡傳

史雪汀墓版文

雪汀少卽喜爲詩當是時鄞之細湖多詩人大率出宗正菴之門正菴詩本師法竟陵稍改其面目而亦洗故步也雪汀稍悟其非變而爲山谷已而又稍嫌其生澁又一變而爲玉川晚乃信筆不復作意遂爲誠齋然其實學誠齋而失之者蓋雪汀之詩凡四變而遇益窮才亦益落悲夫雪汀賦性狷然失之惟當其初年高視一切善書法又善以篆雕花乳印石矜貴過甚里中貴戶部又堂張河內夢山踵門求其篆及擘窠書雪汀望望然不答然其所許可則傾倒受役使不厭甚至潘涵之

閒皆爲題詈下逮童僕亦爲雕鐫故雪汀不輕過人一飯而亦有長日過從留連滿志乃并其人竟不自解悔以得此于雪汀者最任氣一言不合輒成觸忤日益焦萃陷于非罪之纍紲者三以此去其諸生平生老友大半凶終劉廣自顧孤另之甚乃忽托末契於年少但有登其門者無不極口稱之里中昨暮見以雪汀故謂謂少所可而今忽易與也由是雪汀之門牆驟盛一唱十和州黃無閒于斯夕其欣賞淋漓頓覺所遇皆作者于是登其門者謂人不必學謂詩古文詞不必宗傳謂流品不必裁量方言里諺皆供詩材雪汀兀兀手鈔爲

同聲集四十卷吾鄉吟社之替至是淞爭傳雪汀之詩派而雪汀之風格乃駸駸衰雖然雪汀之生平實有可傷者雪汀雅精小學喜讀注疏不肯雅阿先儒之說熟精十七史及文選其謬誤少所可也乃其本色雖連蹇要不失為畸士至于暮齒之頹唐盡棄所學殊非其意是惟予為能知之雪汀頗憂予之非議之也故頻年希過予門問或傳其有後言者然予不答遊歸或過省視之雪汀往往握手相視欷歔而無言嗚呼誰謂雪汀竟以垂老喪志哉雪汀所著有李長吉詩注幾三尺許其最自負者予弗甚許也風雅遺音以訂正毛詩古韻已行于世

并其竹東集皆嘗索予序予未之應雪汀以是偪予諸之曰論定蓋有待也及予自粵歸而雪汀卒乃志之同甫之屬銘於水心也曰一言不掇語當于虛空中擊子今讀水心之志併所序瀧川集令人絕痛然正不諱同甫之短予文豈足望水心雪汀亦非同甫比然而東平西靡之樹未必不待此文以瞑目九原可作尚據觚而聽之雪汀姓史氏名榮一名勝文字漢桓世為鄞人忠宣公之裔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諸生先卒孫某葬于某鄉之某原春秋七十有九其銘曰

驚翮不可振狼疾不可瘳故人彈中聲為君一洗蠢痾

勃窣之牢愁

尚書職方郎陳公墓碣銘

先大父贈公自丙戌後同里所還往者祗一二遺老陳六息先生年長於大父所稱兄事之友也六息先生四子職方居第三先君亦嚴事之職方諸子其仲叔二君尤與予善不幸早死職方殁二十年而其壻董生政乞余為埏道之文泫然者久之職方諱時臨字二咸一字責菴少承家學又以陳編修怡庭為師得聞證人書院之教甲寅三藩之變周總制有德知其才辟置幕府有功楊撫軍雍建薦之敘功授湖南城步縣知縣部下有紅苗最難撫職方曲意安輯之以六息先生喪舉柩歸

廬墓三年服除知河南汝陽縣職方之爲吏也和平惇厚簡易得民深鄙世俗武健嚴酷之徒汝陽喪亂之後風俗大壞民不知喪禮職方爲斟酌古今所可通行者而衰經聚飲之風以息楊埠有支河久淤職方通之庚寅河北大水職方遽以便宜開倉賑給而後上聞時議有汲長孺之風河北盡食蘆鹽獨汝寧食淮鹽蘆商欲爭而并之職方謂蘆鹽計口而授不問其所需之多寡以額給之是厲民也吾不能爲河北盡革蘆鹽之害而反佑蘆商之欲以害境內乎力爭之而汝寧諸縣皆蒙其庇時徐文敬公潮撫河南亟稱之於是前後撫臣諸

大吏皆以爲循吏當令久任報最者數矣而數留之遂
在汝陽二十餘年而職方之子諒與民相安于無事者
亦二十餘年如一日宋靜軒者柳堂先生之子也職方
以世講盡委以簿書錢穀之務歲贈以千金靜軒故有
承平公孫之習託身依人非其志每見西風漸急輒思
其細君治裝歸及度歲過寒食尚遲遲未肯出門職方
使至敦促始不得已赴之計其在幕中不過半年職方
於其曠廢身爲任冗劇一切不以爲忤及其至也亦日
喜灌花賦詩否則鬭葉子直待漏下始挑燈稍爲了案
牘職方雖勉危坐以待左右多咄咄不以爲然而主客

始終無厭射然過有非僻則未嘗不苦口相告一日聞
靜軒歸頗與里巷狎邪之徒飲博千里貽書規之靜軒
作長謌謝過且以志感先君嘗聞而嘆曰貴菴之位未
至奇章靜軒之才遜於杜牧然而其交道則無媿矣職
方嘗賈秦人爲妾至而詢之則已有夫乃移文至陝召
其夫其夫至以無力償直叩頭乞免職方曰吾不責汝
直且當爲汝了姻事并贈以行李之資而去我大令心
源之入都應償公費以數千計告急於職方贊其積年
俸糈之餘以助之自職方筮仕以來所得廩祿歲以給
宗族親友之貧者死喪嫁娶無不向汝陽來請皆

釐其差等而周之故其入爲樞胥也官槖蕭寥臨行之日百姓擕老載弱相送者數十里踰年以病請告遂歸歸而家日落未幾時四壁枵然然不敢其樂一日太守來通謁猝不能具襲衣乃謝之太守有所自巡登其廳事職方遣人四出假襲衣良久乃得出見嗚呼自睦婣任卹之教既衰有以骨肉至親不相顧者當職方盛時待以舉火者數十家乖老不能自爲衣帛食肉之謀至使傾身障簏之夫竊議其前此之勤施爲過是則可爲太息者矣職方之歸也連喪其才子即仲叔二君也於是晚景益蕉萃雍正六年十月十八日卒生于順治

三年十二月九日年八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乏八息先
生某贈如公官配某氏贈安人繼某氏子四孫八女一
卽適董生者葬于某山之某原自余年十四為諸生職
方甫從京師歸盛有所獎許已而以奔走衣食不得遍
衣常拜牀下方卒時陳南皐嘗屬予以銘而逡巡未及
今重理舊聞而詮次之不禁累唏於三世之交情也其
銘曰
本仁心成善政莫年坎壈謝天道之溟涬苟可傳何足
病

錢芍庭誄

甬句最重故家交游選往非其世譜勿涸城東錢氏名位尚亞於楊張而世德足與之比埒蓋自大方伯而後十世緜緜至於乙丙以後忠介兄弟四忠并命不媿喬木世臣之望而諸遺老承其後尤爲汐社之光予嘗論其家世以爲忠孝其本根風騷其花葉非虛語也迨退山先生歿錢氏之宿老告盡其風流漸衰支拄其間者東廬先生一人而已東廬又歿錢氏谹替門戸之寄歸於二子是爲芍庭兄弟未幾芍庭之弟春𡵨又沒于是芍庭隻輪孤翼塊然獨任其先世之文獻而無所得將

伯之助顧其刻苦不愧淸門予續錄甬上耆舊詩芍庭日向諸故家中爲予訪求得一集不翅拱璧即其集不可得而片詞隻句足以入選使其人不朽則大暑走烈日中窮冬冒風雪重趼不惜也予約同志爲冰槎尚書歲作隻雞之享芍庭最虔其事予罷官以來頗從事於枌社諸先正金石之文芍庭老眼禿筆爲予手抄兀兀成編而有關於錢氏者又獨爲一集秘之巾箱伏臘則陳之影堂焚香以酹其先公予作忠介塋碑詳述降臣夫己氏之逆狀芍庭捧而泣曰是足以誅晉王之徒於身後而一雪虞淵之恨矣嗚呼吾家子孫其又何以報

君春圃二女未嫁芍庭精選士族以配之不以世俗之門戶動其心也蓋芍庭於其高曾之規矩可謂能慎守之者矣予爲嶺外之遊芍庭郵筒迢遞念予良苦及予扶病而歸芍庭聞之大喜亟來過予見予病之甚也則憂徘徊牀簀閒予見芍庭之亦有病容也曰君休矣其姑歸而養痾待少閒而視我芍庭歸遂病不能復起綿延數旬病篤尚咄咄曰吾竟不能更向雙韭山房一問訊也嗟呼芍庭卒從此城東踪跡殆將闃絕而錢氏之澤恐其自此而斬矣芍庭諱中盛字又起提學淸谿先生之孫東廬先生之子也太學生娶倪氏生於康熙某

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三所著有小
集一卷予所論定者葬於東廬先生之墓傍其誄曰
數典而忘祖昔人所戒乃敬承之定克昌厥後

陳卜年志

同里萬徵君管村之在史館也性鯁直不肯徇所干請其時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史館諸總裁求滅其先人之傳而管村適主崇禎長編力格之坐是出知五河縣史館恨之未已又令大吏以事致其罪論死獄急管村之子承勳前往救父時陝中開贖例管村之故人裒金五千以與承勳管村得贖免死而承勳年少陝中吏胥欺之雖報額五千侵蝕其半未之上也管村歸而陝撫移咨浙撫追贖金之未足者承勳大窘計無所出承勳之友陳卜年奮然曰達道有五而君臣父子

居其二今管村有君臣之厄承勳有父子之厄徒以無朋友使大倫且俱滅吾當偕之行然卜年亦貧甚麻鞋布韈即日束裝挾承勳去又以盜盡喪其裝沿途乞食于所知者得至陝中又入京再告急於管村之故人皆義卜年所爲復得金三千卒事而歸方卜年在途承勳有過輒流涕而扑之曰汝父當厄汝敢若是然所以護其寒暑飢渴者不翅如嬰兒大理卿陳公汝咸素不識卜年以其從弟汝登得知其事曰今世有此人乎時大理方知漳浦招之厚贈賄焉且廣爲之延譽于所知卜年在漳浦得見石齋先生諸遺書大喜益自奮講求王佐

之學乃求幾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六君子惜之卜年諱
坊世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儒
生業其家卜年爲人慷慨磊落負俠骨卑視儕輩家無
十畝之田晨炊不繼爽然不以爲意先君嘗曰吾讀前
史必愛東西京人物重然諾判生死朋友急難何其厚
也至唐而已衰以柳易播之事僅而見之今乃遇之卜
年雖然卜年以祭酒布衣死牖下聲名安得立行將泯
泯與無聞者等其可傷矣予聞先君之言爲之淒然會
卜年族弟世培以其志請予欣然答之方卜年挾承勳
去兩家婦子皆無所得糧其爲之繼釜鬻庾傾十畝所

又以供之者即陳君汝登也亦俠士不愧於卜年者卜年娶某氏一子夭死遂無後嗚呼此又天道無知之說所不能不令人長嘆者也

李次行墓版文

次行姓李氏名世法字甘谷鄞人也鄞之砌街李氏爲世胄而尤以風雅嬗其家自賓父子年諸老後封若先生大之已而昭武先生繼起其兄弟如內火戒菴諸老皆迭主齋盟而杲堂先生集其成次行爲杲堂先生之孫東門先生之仲子東門於詩別爲一家不甚墨守杲堂之傳次行亦由東門入手以性靈從事於苦吟吾鄉世胄子弟百年以來日衰替不能守其先代之風流而次行獨持其舊德克守高曾之規矩花晨月夕必與吾輩相唱酬時時序其先人之文獻以無忘明德故予於

通家兄弟中獨善次行次行乃善病有子已冠矣而死是後不復舉怏怏失志其病數年一作每作必費蔘朮至千金故次行田園本豐贍及大病者三而家遂落方欲開雕梟堂先生未出之遺書以力絀未及而次行死矣嗚呼次行死吾通家兄弟中無復雙柑斗酒之歡而梟堂東門之門庭一旦掃地其可哀也孺人張氏韞山先生之女也先次行卒葬于東門墓傍其銘曰

梟堂於鄞詩人所宗百世不祧以報其功東門配之亦復克世畀于次行一綫所繫而今又死裘冶蕩然祀應他日祔享詩壇

范沖一穿中柱文

沖一生而悳年十五補諸生顧自視甚高于世人無當其意者其初來見也予頗思所以裁畫之沖一知予意遽折節益矢力於古學良久屬其友致意於予若惟恐不相梯接者予亟延之則其學已大進而容貌詞氣退然非復前者之比自是所夕至予家相討論甬上師友源流自昔甲於吳越年來耆老凋喪無復高曾之規矩經史溝澮俱成斷港間有習爲聲韻者亦不過街談巷語之伎倆其中索然無有而妄相夸大其餘則奉場屋之文爲鴻寶展轉相師一望茅葦封己自足要皆原伯

舊家子弟也沖一求友於里中城東小江里盧生配京年長於沖一七八歲其資器相伯仲二人相與淬厲得一書則更迭讀之間有所疑則折衷於予學術之分合經術之醇漓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配京精悍沖一濟之以縝密皆五行並下一日可盡數卷里中之書不足供其漁獵則請予借書於淮東馬氏小玲瓏山館浙西趙氏小山堂窮年兀兀以予所見通家子弟甬上最乏材若江淮後起之秀不少奇特然嗜學之深罕有足與此二人抗手者方私心竊喜以爲甬上先正實佑啟之以振枌社之積衰即予之老病荒落

亦或得乞靈焉以邀將伯之助而豈意沖一年甫二十有三一病而死惟予素有憂於沖一者以沖一之年如出水芙渠耳而其所爲詩時時有敗葦枯楊之感予切戒之曰是不祥之徵也當痛改之沖一然予言而不能自克間嘗科頭而坐視其髮種種然禿翁也益危之然不謂其竟不及五稔也今年之春

梨華南幸予力疾迎於吳下沖一亦至杭見予咯血之厲也愀然曰方今東南文獻之寄在先生而比年稍覺就衰願深自調護勿過勞以傷生時杭堇浦方以漢書疏證介予覆審沖一每見予所論定以爲在劉原父吳

斗南之上及送
駕於吳下冲一別予河干黯然東返嗚呼冲一方憂予
之死而反以身後之交累予河干握手遂成永訣況予
之嗟能無長慟古人之負高材而不壽者多矣以冲一
較之其殆王逢原之流亞邪敦夫輩未能逮也王邢雖
天幸賴有力者之口以傳冲一之死誰其傳之者冲一
尤篤於友朋之誼殷勤急難不惜竭力以濟人天假之
年豈非有用之才予自邢上歸過吳之其父哭於堂其
母哭於戶內慘然欲絕而配京亦流涕向予有隻輪孤
翼之慨嗚呼孰謂斯人短折若此冲一姓范氏名鵬一字

冬齋世爲鄞之白檀里人五世祖億暨高伯祖洪震皆以孝子旌曾祖某祖某父某諸生娶孫氏先冲一卒無子以再從子某爲後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之某原冲一從子求樓宣獻公集開慶四明志暨宛谿讀史方輿紀要諸書者久矣今年始從小玲瓏山館攜致之而冲一已先卒矣因令配京陳書櫬前以酹之更爲之銘其幽其詞曰

二惠競爽差慰寂寥又弱一个令我魂消念茲草堂君所橫經歲晏歸來無君履聲將行萬里出門折軸豈祇雙親爲君痛哭

韭兒埋銘

兒初名昭德字晃齋其後改名樹德字昭子病肺涸甚欲予爲改字予爲署曰謝郎又字之曰小韭又曰松窗先宗伯公之别業也兒頗喜雕鎸畢猶強自支扆取花箋試之未及十日而殁先君自七十後望孫眼穿不可得爲予誦柳州之文以志痛張孺人旣不育曹孺人歸我洊遭大故又五年始舉兒顧生而大病僅而得生乃予妄意兒必永年者兒之生也城東錢氏去予家且十里未之知也忽聞影堂中有言者謝山得子可喜二池兄弟登影堂跡其人無有也駴甚遄至予家而兒已生

相歎異以爲殆恐介之神告之及病既愈終苦清弱而星命家謂兒五行皆合格不售六歲就傅予以其孱也不甚加督責兒亦以是怙愛稍自寬假然其嗜好不失爲王謝家兒本色研必以端谿印石必以花乳墨必以方程尤喜言史學聽之津津其所從爲范冲一張琖璀黄冈瀾皆予通家待兒不以孳弟子之禮然兒於函丈間恭謹甚其周旋長者旁無失禮儼然成人也而尤篤然於孝弟之艮嘗隨予爲張孺人展墓徘徊松楸涓予戲問之曰汝誰也對曰兒母也予曰非也兒正色曰是何言與爺調兒耳予爲之惻然予家自先侍御公至今

二十四世譜系散亂兒手錄一帙能言其昭穆雜試之無誤者苟遇烝嘗能紬詢禮之曲折而強記之故予頗以兒篤於根本謂其必有成立而豈意其勵及中殤也兒甚畏予每譙呵之則長跪不命之起不敢起然心知予之愛之嘗有問之者曰家中愛汝者誰也得非曹孺人乎兒搖首曰非也夫愛我者非罷罷莫與歸矣罷罷者關東人呼其父之稱也歸踰十歲益漸近老成尤深於愛敬予在嶺外病幾殆以書告曹孺人兒爲之旁皇流涕不下咽及予歸兒見蕉萃之狀強作笑語而私謂曹孺人曰爺不意一至於此自是以還予病日甚去

冬尤劇兒日侍牀簀間宛轉勸加餐予心憐之自念死生天定所難割者兒年少未能自支殊耿耿耳兒頗解意每抃舞以慰予而退有淚痕乃是時兒已得肺疾且苦痞治之不效入春而甚苦氣逆不能臥長夜危坐然燈下不廢繙書時令侍者抄吳禮部國策注而手校之以自消遣甚倦則伏于枕上予自秋來苦耳聾至是中夜必披衣起呼之兒亦苦痞大聲作苦猶恐予之不聞輒連作點首予問以疾狀兒強令侍者告予曰稍可矣其實兒諱其困而不使予知也兒聞醫家言大進紫團參或可活而憂予之力不給也私聞曹孺人曰翁憊矣

猶足辨否曹孺人制淚取參示之曰兒弗憂參尚有餘也兒曰果爾當與二人共之將立夏之先二日醫家言其不起兒尚向予索高安朱氏所定孝經以其兼備古今文刊誤諸本也又索西洋黃玻瓈淡巴菰瓶予皆予之及晨呼侍者為具湯沐沐畢而逝嗚呼予之為僇民也不能慰先君于生前并不能慰之於死後桓谿墓道相去六十里兒之從予展墓者再耳今年兒在病中垂涕深以不能隨予祭掃為恨是皆由予之罪戾上干鬼神之怒以至此也兒生於乾隆癸亥五月十三日逝于乙亥三月二十四日得年一十有三葬於張孺人墓旁

凡兒所業經史圖籍碑版以及玩好之屬皆以殉其銘

曰

玉樹凋殘香蘭夭折厥咎誰歸阿翁之孽暮雨緜緜杜

鵑泣血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二終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賀公逸老堂碑銘

唐祕書監賀公有古跡在鄞城西湖宋紹興中莫尚書將建祠以祀之其自胡制使榘而後累經修治合食以太白尋上及黄公巳而卒專祀祕監舊碑載之詳矣祠址元時廢爲驛館遷祠於驛東明人改遷於驛西乃里人唐氏居其中有雙柏蓊洪武以來之物黛色參天爲遊人所愛玩湖上之佳勝也祕監籍里會稽人爭之久

矣會稽所據者浙舊兩唐書吾鄉所據者不但李杜二
公之詩而以莫氏之碑會稽所據者遺墓吾鄉所據者
故居其將何以質之予考祕監先世本居會稽吳志賀
齊列傳謂浙東賀氏本姓慶氏以避漢諱改而賀方回
詳其原委謂由慶湖得姓然考慶氏乃儀禮先師慶普
之裔沛人而遷越是不以會稽之慶湖得姓也但其爲
會稽之望姓則已七百餘年自六朝至唐學士大夫雖
遷居必著舊籍晉隋諸史無不然者劉昫宋祁系祕監
以永興蓋以此也祕監之生則於甬上實在城南馬湖
有村曰賀家灣有池曰洗馬以祕監族祖德仁得名焉

湖稍北爲鸖廐祕監釣臺在焉有澤曰尙尙莫將之定祕監以鄰産蓋以此也祕監晚年復居會稽則剡川既賜之後以周官湖爲放生池以千秋觀爲道場故其嗣子曾子郎以貳郡侍養而墓亦在焉徐渭之列祕監於會稽寓公蓋以此也然則無所事於紛爭如後人輩之嘵嘵也雖然祕監之至今蓋千餘歲矣而能使浙東之人互引以爲前輩惟恐失之則其風流可想見也祕監之在朝未嘗得有所見而唐人道之者無不極其推尊攷之於史不過頹然自放淸狂而已斯蓋其跡也而非其中之所蘊祕監之神明史未之能傳也祠自康熙之

季傾落日甚且二十年予自京師歸爲重新之更擬於城南釣臺之上築一祠焉乃築是碑而系以銘其辭曰

斯人爽氣世所尊故宅猶花尚有存十洲之水淸且淪雙魚酒熟香滿尊生爲游仙死爲神越人爭公亦已勤肅然毛生尤諄諄搰扯賢哲空紛綸我參群籍舊聞侑公吳語倘不嗔

遐追山二廟碑

歐陽公以五代少全節之士深爲歎恨推原其故謂白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而人心壞吾以爲是時天下崩裂文獻脫落蓋亦或有其人而世竟泯然未之知者如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如許儒之不屈於梁王居巖之不屈於吳朱葆光顏蕘李濤之不屈於楚孫郤之不屈於吳越黃岳之不屈於閩張鴻梁昃之不屈於漢皆不媿爲唐之貞士而史臣失載嘗欲合爲一卷以補歐公之憾且以閩漢之短祚而劉昌嗣者完名衡嶽之下志士之待表章者可勝既乎蓋天地間之

正氣一日或息則人道亦幾乎絶故雖荆榛蕭艾彌望之中而必有一二芳草生乎其閒以撑拄之然其得傳與否則又必視其人之天幸爲何如吾鄉慈谿縣東之三十里有遐追山東西二峰對峙其上各有廟歲月既久蒼鼯白鼠縱橫出沒於楹桷雖山中人亦莫能言神之本末考明成化楊氏府志引宋乾道張氏圖經曰五代末有鮑侍郎約相錢氏宋初勸以納土胡瀫劉龑皆言不可錢氏討定胡劉遊瀛海上錢氏使人追之不及遂隱是山終老其時錢氏以詩懷之曰東遐追兮西遐追鮑約何如能約歸海上入廟祀之吾於是知是山所

以得名蓋因茲二人之故張氏圖經今猶有存而殘斷不完猶幸楊志載之頗同時南山黃氏作志則竟以爲祀鮑約誤矣夫以東西二廟觀之其爲胡劉無疑一也鮑約策已行何須遊竄二也胡劉高節應爲明神三也黃氏滋錯會錢王詩中語耳嗟乎眞人出而天下同偏安下國不得不聽命者勢也而士各爲其主耿耿焉欲爲吾君保宗社之思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雖與王不得而強也故論者比之夸父之逐日錢氏歸朝而後其子弟彬彬焉記其國事以備東觀之采獨二人之姓氏不豫焉豈格於嫌諱而去之與又何惑乎路振諸人之

闕如也星移物換吾里社中亦罕有識寓公之高節而移而闢之識時務之人僅僅乎空谷荒祠追遡而得之其亦悕矣

景迂先生船場祠堂碑銘

景迂先生以大觀之庚寅謫居甬上船場其後七十餘年而監官王季和爲立祠歲久居人呼之曰濱江侯廟莫知其何以有此稱也其名不經予乃易其額而重題之是祠也放翁之記備矣先生經學奧衍不肯苟同箋疏自成一家誠如放翁所言顧其謂諸經皆成於甬上則未然蓋先生經說皆早出其晚年易元星紀譜則在船場先生最師法温公故取其太元歷及康節太元準易圖合而譜之謂楊氏以首準卦皆有星候爲之機括非出私意因歷辨諸家談元之失亦奇作也先生自跋

其尾曰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意氣自倍蓋先生當百折之餘風節嶒竑若此固非窮愁著書者所可比也當是時甬上經學尚未盛先生首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倡教於此於是陳文介公有諸經說而王茂剛以處士著說易彬彬興起其有功於吾鄉爲甚侈抑先生之在船場也所有江上晚望獨坐諸作自幸老得江山之樂至比之陶隱居之受五戒白鮮青蝦之戀既去而思桃花渡者不置水仙木犀時形歌咏呂忠公大愚謂其妙句直追驚鴻北惓惓於吾鄉如此數百年以來陂塘楊柳雖不可復而殘霞新月爲鯨跨鰲之蹤隨潮去與潮

回無恙乎其爽爽至今尚翛翛然也是以明府祠址僭遭大火神夢先生而遺容遂徙是其徵已然先生之對漕使嘗有無船無木之詩則想見當日之場務蕭然無有故得布卦吞爻分辰列爵其暇則終日一杯哦詩於超然亭畔而已今則海舶大通百材交至商人匠氏旁午祠前西風塵起吾恐先生有知殆將掩面而不暇非所以妥清襟也乃諗祝史使樹藩於祠前勿使過者得擯入焉時時灑掃而修治之庶使遺蹤清適年運而往不至蘧蘧滿袖有如忠公所歎者爰續爲之碑而系以銘其辭曰

甬之東兮赤水不桃花放兮春漲橫倣有陰兮江汀彈瑤柱兮玉箏去兮七百載而遙兮如聞其聲芒屩去兮旅恨生思鄮齋兮心怦怦鷹椒欒兮一艞誰爲訪遺址兮復故亭雲之車兮來馨

陳忠肅公祠堂碑銘

四明之牧守其得祠祀者甚多而宋陳忠肅公嘗倅是州獨無祠忠肅著尊堯集於合浦以闢新學尚不慊意追著之四明始以爲無憾則四明宜有祠忠肅之爲倅居南湖之南藍而西湖十洲題咏最多則湖上尤宜有祠自予年二十卽欲援城東船場祀晁公之例以祀忠肅力弗能也乃於逍老堂之東得一小廳以祀之南藍者卽南湖延慶講寺所稱十六觀者也碧波緑野遊人以爲城中招提之冠而忠肅亦嘗寓焉史越公言是時忠肅窮甚裘葛不足蔽體簞瓢不足充口而溢然盛德

之容了無含慍談笑舒愉幽居甚樂吾讀忠肅十洲諸作則越公之言信然嗚呼是所謂大丈夫者耶其以周大夫鍔合祀何也曰忠肅之居湖上以周氏也初忠肅喪偶京師之名人爭欲與婚而忠肅意皆不屬陸陶山尤惓惓忠肅辭之大夫因忠肅同年方爲戶曹忠肅以其舉家好善特求其妹於家訊中詳敘其事而朱子嘗爲之跋蓋大夫爲范文正公外孫自少即荷忠宣右丞待制三舅氏之教而其初娶也婦翁爲胡右丞宗愈其再娶也婦翁爲王學士覿胡氏之壻則鄧考功忠臣及端禮門立碑范氏則忠宣兄弟三人及忠宣子正平

實爲甞𦳝若胡若王皆其眉目而大夫亦考功並豫焉
忠肅則以尊堯之作爲黨魁而其妹壻西山先生李深
亦豫焉古今來之親表固多氣類相近者然求其珠連
璧合若此不可得蓋元祐黨人中一佳話也楊文元公
作葉元吉志以忠肅嘗壻葉氏爲其門闌之榮况有如
周氏者哉大夫世居西湖其歸田也竹輿野杨徜徉十
洲而忠肅適至故館之南藍相與悲憤極論爲痛哭爲
流涕爲太息而尊堯集出焉則夫南藍之有是祠是祠
之配以大夫詎非文獻之適合而典禮之攸宜者耶蔣
中奉璹兄弟則忠肅弟子也亦於禮應得祔者陳文介

公之子於忠肅同難見宋史亦應祀嗚呼方新經之行吾鄉莫有治其學者忠肅尊堯之功爲多更爲之歌其辭曰

忠肅生平渆舒是懲得力之筆歸吾四明亦有門舊合食崢嶸如鬪抵掌共嘗新經

碧谿魏文節公祠堂碑銘

四明東洞天七十二峰之水其自樟村而下曰桓谿郎所謂大谿者也桓谿而下曰光谿郎所謂小谿者也光谿之支其自石臼山而下曰碧谿石臼山光容靈蕭瑟南接長錫千峰之秀西虎延嶼一帶其水清越無際瀏覽之餘渺然有遺世之想是爲朱丞相魏文節公之居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於趙公庇民丞鄞定居谿上旣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武子王季夷之詩葛天民之惟柴張甫之俠無所不集谿上風流於斯爲盛其園亭之勝一十有八曰夢菴曰勸齋曰妙用齋曰玉照池曰

山房曰喜老堂曰禪窩曰宴嘿居曰隱仙巖曰月林曰碧谿菴曰衆香堂曰駐屐曰積翠屏曰霞外觀曰澄漪曰醉宜徑曰聽松樓當時酬唱極多至今如史直翁鄭峰集中尚有存者又有野菴分咏詩卷八代累更志乘脫落徵文徵獻漸以無稽遊人過之一望林薄纍纍然墟墓橫陳芋區瓜疇錯綜雜遝間執田夫野老問以十八景故址莫能知其一二獨碧谿菴尚數椽頹落不堪菴僧出迎叩其爲誰氏之遺亦不知也嗚呼是亦掌故之羞也已文節於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國書用敵國體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不見其用詳見

宋史及投閒谿上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不特吾鄉十八寀執之傑也於今後裔卽衰落而故跡猶無恙詎可委之艸然乎乃與谿上諸耆老議改是菴之前楹爲文節祠仍以僧守之使魏氏之子孫歲來致祭且薦爲置田以贍其祀雖鄭公之宅不存是亦五畝之遺也旣爲碑更系之以詩詩曰

十八景兮邱墟山房集兮飽蠹魚撫平泉兮唏噓幸佛燈兮未息對谿流兮潑碧撫先疇兮思舊德相君之神兮來遊驂鸞兮駕虯喜淸景兮長留汲瀑泉兮致薦存瓣香兮一綫溯風流兮猶緬

大愚呂忠公祠堂碑文

忠公司庾吾鄉其至以淳熙壬寅去以丁未凡六年時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公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公以宦遊出忠公之來其於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忠公代文靖亦稱爲四先生而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葢忠公之於吾鄉諸先生同道合德有如此忠公之官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屏去倉中淫祀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聚光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

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間其功無所見於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於永樂大典中予欲抄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鄉之詩弔景迂之祠式淸敏之里求了翁寓齋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於今竟無有以谿毛薦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矣禮於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時講學於鄞久並列於先師之

庠甥歎也忠公之子芳年衞憲婿也亦賢者能守家學應得從祀於是諸生議於四先生之東別築忠公祠堂而乞予志其事於石

蔣金紫園廟碑

城南競渡湖之支流爲小湖其西爲竹湖有廟焉盖宋金紫光祿大夫蔣公浚明之園神而後遂以爲里社之祀故其巷曰蔣金紫巷其水曰蔣家帶其橋曰蔣家橋其東有坊曰遐桂亦蔣氏物也吾鄉里社之神多出自前代巨室之甲第園亭歲久遂享居民之祀如握蘭坊廟以趙公善湘第中所奉坊神寶奎廟以史公守之寢奎閣中之閣神梅園廟以樓氏園中梅麓之園神盖不可指屈也昆明歷刼文獻脫落遂有妄傳而蔣園訛而爲茹園以字相近也茹園又訛而爲殳園以音相同也

蓋自南山東沙二志去古未遠已有此失於是橋名改爲殳家橋而廟名則曰茹園廟不知吾里中之世家自宋以來歷然可攷並無茹氏殳氏猶幸蔣金紫巷蔣家帶之名未泯及自明中葉以後始稱曰聚福乾隆戊午湖上賢者葛君木人留心攷古予爲據舊聞以告之嗟夫故國世臣喬木蒼蒼蔣氏之爲此里重者多矣而里之人莫之知則前此圖乘之失也蔣氏自唐時實由天台來居奉化已而遷湖上金紫爲豐清敏所薦士官尚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母老清敏力爭之而免金紫之子中奉大夫璿宣奉大夫珫最有

名是時陳忠肅公來鄞金系郎道二子寄之赤幾成進士忠肅為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中奉知江陰歸猶及與潛公長賓倡和三江亭上其詩至今存而宣奉以忤蔡京自劾去師傳家學俱為不負盎蔣園之取重於里中者正以此不徒以踞龜湖之勝也嗣是以還太學存誠為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金紫少子琚之後也尚書峴以館閣重臣事穆陵有彌變大功雖其少年不無物議而晚節可稱宣奉之後也將作主簿曉鴻文博學宋亡守柴桑之節杜門不出尚書之猶子也其餘登甲科列仕籍者前後相望故清容謂吾鄉

士族之最先者有四而蔣氏居其一有三徑聯珠集有續三徑聯珠集七世志幽之文盡出巨公之手則當日園中過從之盛可想見也然蔣氏先籍奉化其科第之貫守而不易故圖乘亦皆列之奉化而莫知其爲湖上之望予讀慈湖所作太學墓志及淸容將作壙志乃知蔣氏於湖上爲世居是以其坊其巷其園咸在焉園之築葢在金紫歸田之後故舒信道嬾堂集中已有詩或以爲始於將作說也湖上之甲第園亭如趙侍郎之水閣高使君之竹墅陳少師樓軒皆諸家當時孰不連甍接瓦去天尺五今皆泯滅殆盡而蔣氏尙存一椽翛然

如魯靈光無恙七百年之舊德實鑒臨之其可以藝禋哉而柰何又移之于不知誰何之氏也木八曰善明年當重新是廟焉子曷爲文以記之以表章昔賢之遺予以爲明德如金紫里中之典型也古人制禮必求其所自以不忘其始刱於蔚中爲別室以祀金紫亦禮意之不可闕者更數百世而遙無復訛傳之患矣抑是禮也推而行之詎止蔣園廟爲然哉因即詮次其語復之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

少時從天一閣范氏得見袁尚寶公所刻先進士忠義錄其中有蔣教授景高所作傳較詳於舊志及自京師歸求是書於范氏則無有矣近忽從董氏得之驚喜嗚呼袁公之死蓋見賣於趙孟傳謝昌元而淸容作志不立公傳初意以爲五代史闕韓通之例出於嫌諱歐公且然又何怪乎淸容旣而見其爲趙謝二降臣有佳傳乃知其黨於降元之徒也蓋淸容之父處州亦降元故淸容之紀先友也凡降元者皆多稱之而且作哀幽蘭操以弔崖山降將吳浚可謂失其本心之言也已夫抗

元者不立傳或有可原降元者反傳之豈非黨哉其所作詩援陶潛而稱嵇紹亦可歎矣著書而以顛倒是非爲事將謂隻手可以障天耶吾讀清容之文未嘗不愛其才而心竊薄之載考黃僉事南山集謂清容於公有通譜不遂之譬林學士絅齋疑之攷甬上三袁氏鼎足並盛不必求依附甬上之說未必然也予觀宋之將亡四明以賈氏摧折之餘鮮豫於軍師國邑之寄故殉難者寥寥然亦尙有數人知臨海縣孫璹前侍郎厲質子去官奉母道梗蹈難而死憲司知事楊恕不食數日自沉菱塘詩人皇甫明子僻在賦詩投海茲數人者皆不

得見於清容志中孫鳴海補傳於至正志楊知事補傳於成化志皇甫見於谷音又有林澤者字堅叔一字梅逸詩人也著有瓦釜雷鳴集十卷和陶詩一卷嘗卹人急嘗築惠生道院施人藥元師之至以祖父墓在青山去城一舍往守之遊騎至執脅之大罵不屈而死其子公輔痛父死節委家於弟爲道士守父墓以終身此事忘其所出之書而豐太平存芳以清敏齋一門十八人同死見於縉雲世譜丹心碧血僅而不泯其亦危矣是豈皆有通譜之譽而沒之歟抑亦醜正有素而自託於爲親諱也嗚呼千古之清議夫豈一時之紀載所能持其愚甚矣

吾湖上有廣福寺卽北宋壽聖院也舊爲公祠葢袁氏自高祖尙書公子誠有二女嘗施田三頃餘於寺以贍放生道場故寺僧世奉袁氏爲檀越而公祠亦建焉明初柳莊太常以佐命起祠祀中振張尙書東沙據寺爲宅始遷祠於城西至天啓中而有司以河房之稅爲公設祭又百年而予始爲之碑且附之忠義錄後其銘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誰爲袁粲傳沈約況吟顏有汗

觀察牛湖陳公祠堂第二碑銘

牛湖陳公諱槐鄞人以宏治乙丑進士累官湖廣按察副使家居鸕鶿湖上嘗力爲湖民請減租湖民德之立祠祀焉予謂公有大功於明當享廟食於國者不勵區區湖田之遺愛也卽世之稱功者亦但以其勤王之舉而豈知其當食報者正不止此公之以寧藩獻俘也武宗方留南京命浙直進地圖常州之惠山蘇之太湖虎丘徽之黃山杭之西湖紹興之蘭亭寧之補陀皆將行幸焉是悉江彬輩導之以爲沿途索賄計也公從容謂張永曰傳聞聖躬已違和而此曹戲行未已大龍輕駛

無乃危乎永瞿然曰公言及此國之幸也乃亟以告劉夫人始決計還京不然將寧藩之禍甫息而鼎湖在道江彬之逆幾有不可知者雖有明宗社之靈實陰相公之言顧扈從諸大臣媿入地矣已而武宗抵京晏駕楊閣學石齋欲關四外家邊兵彈壓皇城部議亦將從之張永以問公公曰是皆江彬羽翼也速驅之尚恐後而反置之臥榻之旁乎永乃遽白太后令速回邊衛石齋聞而亦悟即日遣之越五日而禽彬矣向使邊兵不去禽彬之日豈能帖然安靜無事即令驅除如反手而要不能無所夷傷嗚呼是皆所謂社稷之功也古之鈎輔

大臣有行之者亦足勒名所常世享茅土而公以奉使
遠臣借茲前箸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不必功名之歸已
不亦偉與而惜乎明之不竟其用也初公之出武昌移
撫州也力為撫軍孫公言寧藩恣威厲而陵大臣當豫
為之計孫公報以八月中出巡應相見密計不料其不
遠六月也公又請令各府選兵會操巡道許公行之不
密寧藩覺而遏之甚矣徙謝公之所防蚤矣事既裂公
以素有儲備前哨甫至城已下統兵官皆儒將無紀律城中
烟火赫然將軍中尉之府均所不免公亟斬部下前哨
違禁者七人始戢故公勤王戰功雖亞於伍戴諸公然

其保護生靈則第一也王公迎駕以公從張永要之於路宣旨索俘公謂當予之而輕騎朝行在費閣學爲湖亦然之王公不聽于是張忠輩之譖行而王公卒不得獻俘公料事之精如此公既畫策以遣邊兵楊閣學偉之乃屬公草遺詔事宜公具十事以進其中有連動衛及中官者不齊不能用而御史楊材以公舊吏有怨遂誣劾之桂閣學從中主之公角巾歸第口不言功其卒也遺田三十餘畝而已雍正甲辰予拜謁崇德祠下讀東山尚書碑其于湖田之事備矣而大者有未及陳氏裔孫環祠而居以公之半湖日錄示予并乞第二碑文

予不敢辭其銘曰

昔明中葉吳淞不戢江楚岌岌俶君出守綢繆戶牖脩尾荼口鞠旅勤王過茲暴戾其功洋洋穆滿志荒扶病以狂誰促歸艱逆奄負乘待燹而逞誰制死命滿朝太臣緘口不聞乃執使君不動聲色廟謨以植奠安盤石功高受謗來歸湖上浮雲得喪句餘粉社重征曷謝息肩是藉湖民報公伐鼓考鍾世世弗慵嗟哉偉烈宜銘石室胡然遺佚西郭之陽山高水長神旂央央英爽猶存祐茲湖民并其耳孫重曰

有安社稷臣眚之疎逖匪徒遠之又從下之石誰隸國

鈞可爲太息

象山姜忠肅公祠堂碑文

姜忠肅公何以有祠於象山也曰忠肅四子長圻明經其後仕江東知象山縣者也次埰進士禮科給事中其後江東召爲兵部侍郎者也次垓進士行人其後仕江東爲考功郎者也次坡則諸生同殉癸未之難其後贈翰林院待詔者也萊陽之失守也忠肅死之而侍郎方以二十四氣之疏思宗震怒下詔獄且不測考功具疏請暫釋兄罪使得奔喪不許請代入獄暫釋兄奔喪又不許及爲忠肅請贈謚祠祀亦不報考功計無復之泣血東歸方城破時姜氏惟長公被重創得不死從積骸

中負其父尸而逃至是始入京省獄事甲申侍郎奉遣
戍之命乃得暫還逮有三月十九日之變哭父畢踉蹌
下南都禮臣方議追恤諸臣忠肅得贈光祿寺卿賜謚
立祠萊陽以待詔配姜氏婦女之同殉難者象山妻王
氏考功妻孫氏待詔妻左氏及忠肅次女皆得祔於祠
之別室而萊陽道梗南都亦沒畫江之舉姜氏兄弟避
兵天台侍郎再被手詔專使敦促知事不可為竟不起
考功應召參豫江上軍政入掌銓事方國安惡之欲殺
之遂以奉使出而長公方令象山故禮臣議權為忠肅
立祠於其境內賜祭特遣大理寺右評事王家勤涖事

偕邵考功皆來祠下諸遺民多陪祭北向慟哭事在丙戌四月中不踰時而越中又亡矣太常公詩有云鬼亦無鄉可受卹人從萬死得偷存者蓋謂此也象山爲合時慈陽陽信二王皆駐節焉時江上亂兵蠭起逢人即殺二王亦惴惴居民尤不聊生象山上奉藩府撫其牧圉下撫罷氓有如父子宛轉周旋諸悍將間雖匆匆甫一歲而心血盡矣世事既去解組閒行形神俱索遂得抵萊陽竟以不起則己丑歲也諸遺民以其甘棠之蔭爲私祔之於祠嗚呼甚矣思陵之恨也侍郎即有罪其父能以一門報國似亦可以贖之即不足以贖之亦不

靈并其父之䘏典而格之何其忍也追至銅駝已沒始
邀一命於荒朝不亦悲夫百年以來文獻且盡而篆山
尤遠在海隅先賢祠祀零落無復存者顧忠肅祠得幸
存然後生晚輩莫知其建置之詳近且以爲贋文之寓
祭而姜氏裔遠隔吳下亦莫知江東之有先祠也予乃
以告篆山諸君子議爲重修之而并配侍郎考功於祠
以二公皆嘗有寓公之愛也又以告姜氏後人之居吳
下者使來存省且告之曰今吳下固有忠肅公祠撫軍
商邱宋公所立也海隅之荒僻不敢望吳下宮墻之盛
然亦考典禮於敗亡之餘固依然先朝之所故賜也吾

謂忠肅父子魂魄應當戀此又況象山之効命危疆竟
志以死其大節不媿於家門而後人亦鮮知之者常熟
口口口志忠肅事謂居陵之世已贈光祿子任子此殆
欲諱其卹典之出於桂王而不知其謚毅肅山毛奇齡
撰吳下祠堂記乃言忠肅公於癸未圍城下被創不久卽
死其謬益甚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且爲之銘其詞曰
橫流在辰尚崇忠節東齋殊天寄食東越覊鬼承恩遊
魂泣血孤臣孤兒壘壘在列水在地中諒無不之而況
王命堂堂在斯此數椽者漢鼎所支我譜神絃兼志去
思